

豔陽天

張放長篇小說



張放·著

雨過天晴，果樹結實，預計今年將會大豐收。

「寶島果園」的職工，整天在陽光下忙得團團轉。

偶然有顧客向店員打聽夏嘉澍的消息，

林祥海總會熱情地說：「夏公去菲律賓度假了。」

一座欣欣向榮的山間果園 在台灣立命安身的「老芋仔」

這是我們的歷史記憶 這是我們生活的土地

我們都會有疑問迷惘 而也許我們自己就是答案

去血 豔陽天

張放長篇小說



張放·著

釀小說11 PG0931



豔陽天

——張放長篇小說

作 者	張 放
責任編輯	劉 璞
圖文排版	彭君如
封面設計	秦禎翊

出版策劃	釀出版
製作發行	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 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 http://www.showwe.com.tw
郵政劃撥 展售門市	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網路訂購	秀威網路書店： 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 國家網路書店： 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
法律顧問	毛國樑 律師
總 經 銷	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 電話：+886-2-2268-3489 傳真：+886-2-2269-6560 博訊書網： http://www.booknews.com.tw

出版日期	2013年3月 BOD一版
定 價	29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
Copyright © 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豔陽天

張放長篇小說

張放·著

一

陽光像一隻蠶蛹，蜷縮在熱烘烘的天空。七月，島上的氣溫高，人們都熱得不想出門，躲在家裡吹冷氣。阿姣戴著斗笠，掃完了半條街，發現一座大廈廣場前，簇擁著一堆青年男女，正在掌聲中接吻，慶祝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節。她覺得有趣，新鮮。儘管以前見過這種盛大的場面，但是她沒享受過親嘴的滋味。有點眼饞。走近廣場，阿姣撿了一些別人扔掉的鮮花，帶回家，把花插在一隻舊花瓶中。

老夏正在整理舊書，發現阿姣滿頭大汗，還在欣賞鮮花，心裡不由地湧出不滿的情緒。還不趕快沖個澡，換衣服！

我在環亞大廈廣場看見一群人，抱在一起親嘴，享受情人節氣氛，真有意思。那是年輕人的活動。妳是阿巴桑，別有意思了，趕快沖個涼，吹電扇吧。

老夏看著阿姣走進了浴室，內心五味雜陳，不知是啥滋味。阿姣當清潔工，已到了退休年齡，有關人事部門早已通知，但阿姣不去填表，管理人員瞭解洪幼姣的窮苦情況，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拖下去。

今年氣溫特別高，夏天格外漫長。老夏老想買一台冷氣機，但總是湊不夠錢。阿姣時常汗流浹背，讓他看得心疼，下定決心，買冷氣機。他整理了一下剛修補的書籍，發現阿姣一邊用毛巾擦頭，走近了他。

老夏，晚上咱別做飯了，去小館吃牛肉麵吧。

行。

不吃牛肉麵，還是吃水餃吧。

隨妳。

阿姣摟住丈夫的脖子，親暱地說：「人家過情人節，咱也得意思一下吧。」我打算從郵局儲金簿取出兩萬塊錢，買一台冷氣機。

不要，不要。阿姣搖頭，馬上立秋了，買冷氣機作啥，浪費。

巷口那家山東餃子館，韭菜豬肉餡，生意不錯。阿姣體諒丈夫不愛拋頭露面，她提了一只鋁質飯盒，去買了水餃、滷菜、海帶和豆腐乾。家裡還有金門大麴酒，她也陪著老夏喝兩杯。

台灣夏秋生產的韭菜，鮮嫩而翠綠，韭菜性喜冷涼氣候。播種或分株繁殖。性溫，味辛甘，功能溫腎陽，強腰膝，男人吃了有壯陽作用。阿姣心中有數，只要丈夫吃了韭菜水餃，她就睡不好覺，次日上工，腰酸背疼，非得過了一兩天才會恢復正常狀態。不過，阿姣對此事無怨無悔，彷彿小孩放炮仗——又怕又愛。

剛結婚時，老夏對房事不感興趣，怕妻子懷孕，但是倆口子在一起過了這麼多年，阿姣的肚皮始終未曾發生變化。兩人心境鬆弛下來。但是到底為何不能生育，誰也不關心憂慮此事。

女人過了更年期，性慾特強；老夏到了此時，像解除戒嚴，獲得性的解放，對阿姣懷孕已無顧慮，吃了韭菜水餃，投身在驚濤駭浪之間，盡情地享受魚水之歡。

洪幼姣老實得像剛泛黃的一只木瓜。在孤兒院長大，誰也不知道她的身世和來歷。那位菲律賓修女院長瑪麗亞知道，但是瑪麗亞已謝世十多年了。有人說阿姣是原住民；有人說她是軍人遺棄的孤兒……甚至老夏也茫然不曉。當年老夏在牯嶺街開二手書店，招聘店員，阿姣前來應徵，兩人的談話簡單，有趣。

妳想要多少工資？

我不知道。

每月八十元行唄？

阿姣點頭。

從此阿姣進了書店，幫助整理書籍、清掃環境，幫老夏購買午餐、晚餐。她不懂書的價位，所以不管賣書的事。下了班，便回孤兒院。那時，阿姣剛滿二十歲。

書架上的書，都有價碼。老夏用鉛筆寫在書的背面下方，阿拉伯數字。但是顧客付款時有商量的餘地。老夏的性格似乎有點偏激，對於那些恃才傲物的學者，他擺起老闊

的面孔，搖頭、目中無人，絕不二價；但對於那些勤奮好學的清苦顧客，對方還價十五元，他說十元即可，有時候還買一送一呢。

阿姣看在眼裡，捂嘴偷笑。暗想，這是多麼奇怪的人啊！這種人做生意若是發財，太陽得從西方升起來。她默不作聲做事，從不向老夏提出意見，因為她的想法也許並不準確。時光如矢，轉眼間過去五年，洪幼姣已經二十五歲了。

孤兒院長大的洪幼姣，虔誠的天主教徒，愛上了流亡學生出身的夏嘉澍，兩人在地方法院辦了結婚手續，在街上一家麵館吃了一小籠蒸餃，一碗酸辣湯，便進了洞房。從那晚起，阿姣從少女變成了少婦，嫁給比她年長十二歲的老芋仔夏嘉澍。

阿姣只有小學程度，她不會寫「嘉澍」二字。便以注音符號ㄐㄧㄣˋㄕㄨˋ代替。

嘉澍，來得正是時節的雨水，就是「嘉澍」。《水滸傳》上的「及時雨」宋江，山東鄆城人，他們是老鄉。當年夏嘉澍的父親給他取名，可能是由宋江獲得的靈感。

老夏這些話，讓阿姣聽了覺得深奧，難懂。

開舊書店，只是老夏的興趣。阿姣心中明白，老夏根本賺不到錢。每月生活開支，還是仰賴退輔會核發的一萬兩千塊錢的就養金。阿姣想找個工作，丈夫捨不得。後來，政府解除戒嚴，舊書店面臨倒閉狀態，老夏只得關門大吉。買了一棟公寓住宅，搬家。

老夏失業，阿姣趁此機會考上了清潔工，每天戴上斗笠，穿上工作服，清掃街道，雖然辛苦，卻獲得固定的工資，生活有了保障。

天濛濛亮，阿姣便悄悄起床，走出臥室，發現老夏已將早餐做好，坐在飯桌前看書等她。她埋怨丈夫不應該起這麼早。早餐是稀飯、荷包蛋、烤麵包、炒花生米。阿姣飯量大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等她出了門，老夏再回房睡回籠覺。

北部冬季凌晨，煙籠霧鎖，能見度極低。清潔工若是不小心，常會被車輛衝撞，小則皮肉傷，大則有生命危險。老夏時常叮囑她，她也知道。馬路上，常有拋棄的啤酒罐、飲料盒，那是來往車輛裡的人扔出來的。真不知這些人是什麼心態，只要垃圾不要留在我家就行了嗎！阿姣有耐心，都清理得非常乾淨。她最怕碰到喝醉酒的男人，趕快躲避，否則一定受到咒罵與侮辱。

從酒店走出的紳士，個個喝得步履蹣跚，身子搖晃，鑽進黑色名牌轎車。阿姣躲在路旁眺望，心裡湧想起家裡的老芋仔，不禁眼眶盈淚。天上星多月不亮，地上人多路不平。為啥夏嘉澍十八歲投筆從戎，因病退伍之後，到如今僅靠每月一萬兩千元就養金過活。這點錢還不及那些官僚在酒店裡賞給酒女的小費！

阿姣忙到中午，才走進傳統市場買了點菜、五花肉，回家做午飯。

眼前夏嘉澍的藏書，多半是台灣光復初期的左傾文學作品，日本遺留的社會主義書籍，皆已絕版。雖無人問津，老夏卻視為珍寶。他打算身後將這些書捐給國家圖書館，以免遺失。阿姣常笑他沒有兒女，這些藏書就是丈夫的兒女。

從戰亂中走過的人，看到死傷的人，才恍悟到生兒育女是累贅。阿姣起初不懂，她婚

後看見婦女抱小孩，似乎很幸福，因而產生羨慕心理。她曾央求老夏帶她去醫院檢查，何以不能懷孕？老夏哼而哈之，拖延此事，等阿姣到了更年期，即使檢查也沒用了。

也許是我的問題。老夏向她解釋。

老夏不喜歡生兒育女，他把那堆破舊的書報，視為自己的兒女，這不是誇張話，而是實在話。

晚間，老夏常翻看舊報紙，阿姣問他，別人看報，都是剛出來的新聞，你看這些舊報紙作什麼？

新聞誠可貴，舊聞價更高。因為舊聞是歷史資料，懂嗎？

不懂。

阿姣，這是一九四八年的《大公報》合訂本，在台灣，恐怕很難再找出這本舊報紙，給我一萬元我也捨不得割愛。

阿姣偷笑，她不相信丈夫的話。吹牛。

妳看，淮海戰役，山東農民支援前線的報導：動員民工兩百二十五萬人，擔架七萬三千九百多付，大小車輛四十一萬三千多輛，魯南各縣農村選送子弟參軍十萬人！阿姣，老共怎麼不勝利？

阿姣聽不懂這些事情，彷彿跟她毫無關係。

住在城市的公寓，人與人的互動很少，冷漠。既是同鄉或朋友，除了有事打電話聊天，也沒什麼往來。過去夏嘉澍還寫點雜文，偶爾在報紙副刊發表，結識了幾個文友，但是從未在一起聚會。

雖然家裡裝了電話，有時十天半月沒有鈴聲。倒是詐騙集團常來電話。老夏受過驚嚇，因而提高了警覺性。

那天，阿姣去上工，老夏正在洗衣服，聽得電話鈴聲響，趕快衝進客廳，接電話。

來電話的是毛華，三九團的老同事。當年妻子過世，他把年僅四歲的女兒，送進了孤兒院。如今聽說老夏的妻子是孤兒院長大的。因此託老夏打聽他女兒的下落。

她叫啥？

時間久了，毛華已想不起來。

這家天主教辦的孤兒院，原址在宜蘭，瑪麗亞院長早已謝世。再說阿姣是台灣孤兒，毛華原籍山東沂水，風馬牛扯不上關係，若讓洪幼姣去打聽毛華女兒下落，宛如海底撈針一樣困難。

國共內戰時期，老夏和毛華同在三九團作戰組做事。部隊撤到鄂皖交界的大別山區，毛華的妻子從故鄉逃出來，追到丈夫身邊。那時團部駐防葉家坪。半年前，鎮上有家辦喜事，洞房花燭夜，新郎被綁走，新娘則被那些軍紀敗壞的軍人輪姦。最後新郎投井自盡，新娘懷孕生下一女，成了瘋子。毛華夫妻年輕熱心，竟然稀里糊塗把女嬰抱回

家，最後搭船來了台灣。

毛華的妻子體弱多病，初來台灣，水土不服，醫療水準差，在一場病中竟致歸西。毛華在團部工作，無法撫養女兒，便將她送進了孤兒院。隨著歲月的變遷，海南島、澎湖、廣東、花蓮……直到毛華退伍，他的養女如同斷線的風箏，飛向了茫茫的遠方……。

為了懷念失去的髮妻，毛華一直過著單身生活，這是讓老夏敬佩的事。勸他來老夏家裡住兩天，談談有關三九團的往事，順便研究如何尋找他的養女。他才應允下來。

在燈火通明的夜晚，他和毛華喝酒，嚼著花生米，聊天。阿姣坐在旁邊凝聽。

離開故鄉四十多年，毛華並無強烈地思鄉之情，相反的卻有冷漠麻木之感；正如魯迅在《徬徨·傷逝》中所言：「只落得麻痺了翅子，即使放出籠外，早已不能奮飛。」不過，毛華想念外婆。小時候，老人家摟著他，哼唱著富於鄉土氣息的兒歌。

牡丹花，大如盤，

俺在老娘家住一年，

老娘喜的直拍手，

鈴子見了把頭扭。

鈴子鈴子您別扭，

石榴花開俺就走……

毛華開始哽咽起來，用衣角拭淚。

想不到默坐一旁的阿姣，接著哼唱起來：

石榴花，開的早，

五月的粽子嫌棗少。

姘子說俺不知道好，

老娘慌的往屋裡跑。

阿姣的兒歌，山東味兒。使我大吃一驚。

毛華問：「妳怎會唱，誰教妳的？」

俺媽。

妳媽呢？

我不知道。

客廳的空氣頓時凝固下來。誰也沒興致聊下去了。

次日，毛華辭行。他企求老夏善待阿姣，並且繼續打聽養女的下落。

老夏也很納悶，一個孤兒，台灣人，她怎麼會哼唱山東兒歌呢？而且還帶著濃重的

魯南味兒。這豈不就是失散的毛華的養女？從同事轉變為岳父，這齣戲怎麼唱下去？他的臉發熱了。

水電行打電話，派工人裝冷暖空調設備。老夏說「你打錯電話」。對方說：有位毛華先生已付款，交代辦妥此事。老夏只得開門迎候。

毛華時常寄來衣服、食品和金錢，老夏覺得過意不去，想退還他。毛華向他解釋：他早計畫身後將所有積蓄捐贈孤兒院，如今在養女沒有下落前，暫時把洪幼姣視作自己的養女。

老夏覺得有點詫異，一個台灣女孩，怎麼會哼唱山東兒歌，簡直是神話。晚上，他故意哼起兒歌，試探阿姣的反應。

小老鼠兒，上穀穗，
掉下來，沒了氣兒。

老夏哼不下去了，他忘了……阿姣尋思一下，接著哼唱：

大老鼠哭，
小老鼠叫。

蛤蟆娃子來弔孝，
給牠個孝帽牠不要，
頓打頓打又跑了。

老夏快活得鼓掌，讚揚阿姣記憶力強。若是多讀幾年書，她一定能夠參加普考，當上環保局的專員。

過去，瑪麗亞修女也這樣誇獎她。

對於毛華的關懷和愛護，阿姣有點擔心，她唯恐有一天毛華以法律途徑帶走了她，使她離開老夏。這些心事，她不敢講出來，一直悶在心裡。心底，她隱約地聯想自己的身世，或者跟毛華有著盤根錯節的關係，但是她既不明白，也搞不清楚。

有一晚，老夏坐在沙發看電視辯論節目，邊看邊罵，阿姣勸阻丈夫：「你生這種閒氣作啥？甬看啦。」老夏用遙控器關上電視，喝茶。

老夏，咱以後別收毛華的禮物了。

為啥？

我覺得怪怪的。人家憑什麼送咱家禮物？

老夏說，他有個失蹤多年的女兒，長得很像阿姣，所以把阿姣視為自己的女兒。這是人之常情，何況毛華和老夏當年在團部作戰組是同事：毛華是上尉參謀，夏嘉澍是同

准尉繪圖員，都是山東老鄉。

他不會把我帶走吧？

老夏拊掌大笑。人家帶走妳做啥？妳是我的老婆。再說，他找的那個失蹤的女兒，並不是他親生女兒，是養女。

阿姣心中的石頭落了地。

老夏真不希望阿姣是毛華的養女，否則，他得改叫毛華「伯伯」，矮了輩份。

過去，三九團在葉家坪駐防半年，這在內戰期間停留最久的地方。當地距離六安近，喝六安茶是一大享受。他倆的飲茶嗜好就是在葉家坪養成的。此地曾是紅四方面軍張國燾、徐向前的蘇區基地，老夏也在當地挖掘了不少史料，這對於他研究中共黨史有一定的幫助。

那年，政府剛宣布准許回大陸探親，毛華便迫不及待地登記，辦了手續。他的家鄉已無親人，他想探望的則是葉家坪的那個瘋女人。這讓人聽了覺得荒唐、訝異。

臨走，毛華在電話中告訴嘉澍，他已和葉家坪的一個姓李的熟悉朋友取得聯繫，對方認識那個瘋女人。

她姓啥？

洪姣。她是李式之的學生。